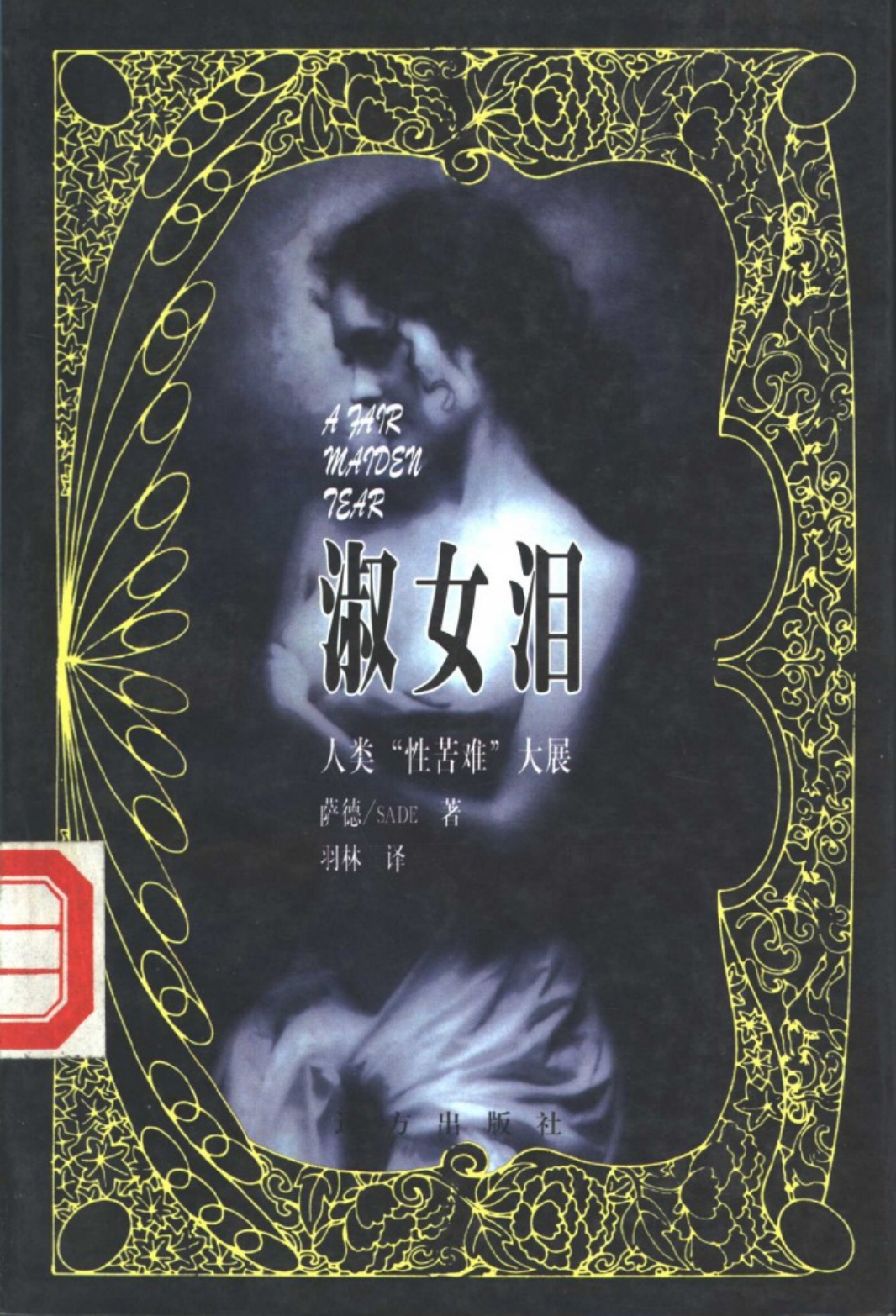




A FAIR
MADDEN
TEAR

淑女泪

人类“性苦难”大展

萨德/SADE 著

羽林 译

远方出版社

淑女泪——人类“性苦难”大展

在文化史上，萨德是被道德谴责最深的人，是唯一因为生活放荡，而多次被监禁的作家。

鼎鼎大名的萨德，他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出版，是一件意义重大的文学盛事。我们特别挑选了二部萨德的代表作：《淑女泪》《情祸》来满足读者对这位叛逆天才的好奇。

萨德不仅仅是一位文学家，二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才具备了认识萨德的能力：他是一位思想家、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他的小说简直就是人性病态的病理报告，萨德笔下所展示的各种各样的变态性行为，直到今天，我们才了解到他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具备了非凡的科学价值。

然而，正是这种可贵的价值，使萨德背上了“道德沦丧”的恶名，从荆条、苦鞭、戒尺、棍棒一直到狗咬，萨德把自己的小说变成了反常性行为的展览所。而萨德的真知灼见呢？就藏在这样的小说里，到处都是！

ISBN 7-80595-186-2



9 787805 951867 >

ISBN 7-80595-186-2 / I · 107

定价：17.80元



淑女泪

萨 德 著
羽 林 译

远方出版社

淑女泪

萨 德 著

羽 林 译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 新华大街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包头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0 字数:200千字

1998年6月第1版 199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80595-186-2/I·107 定价:17.80元

淫秽下流作家？严肃的哲人？

——关于萨德作品的思想性（代序）

多纳蒂安—阿尔封斯—法兰斯瓦·德·萨德侯爵（Donatien - Alphonse - Franconis deSade 1740 - 1814），这个说他大名鼎鼎也好、说他臭名远扬也好的文学人物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出版，不论从那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一件必要的事，一件不小的事，一件有文学资料积累意义的事。而且，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仅仅说他是文学人物已经远远不够了，他已被公认为是一个深刻的心里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一个早在十八世纪就显示了惊人的超前性的思想家，一个到了二十世才充分显示出其价值与意义的思想家，一个其言论在当前仍有科学性、准确性与研究价值、仍然未过时的思想家，而他，从十八世纪起，“淫秽”、“下流”、“变态”、“色情狂”、等等最不齿于人的罪名，就铺天盖地的加在他头上。在文化史上，无疑是被道德化评论与谴责的污浊埋没最深、最严实的人，他的书一直遭禁，即使在他的祖国，公开出版他的书，直到五十年代仍然是要冒风险的一件事。

对于一个文学家与他所创造出来的形象世界作出总体性的、宏观的、概括评价与定性论断，总要先对他的各个方面与他形象世界中的各个部分作逐个考察与具体解析之

后，才能达到准确可靠，特别是在几乎不触及作家作品的皮肉而专以抽象观念与思辨逻辑为生的某种现代批评方法大为时兴，并经常被视为高级学术的时候，似乎更有必要强调对作家作品进行具体切实的考察。面前这部《淑女泪》为我们提供了场合，对萨谿这部代表作进行专题论析，显然有助于达到对萨谿的总体评价。

作为这部小说外壳的文本，基本上是女主角莱斯蒂娜对其经历遭遇的自叙，这首先就决定了小说的叙述角度。莱斯蒂娜的故事，简单说来是这样的：她虽生性贞淑，品行端庄，笃信宗教，似乎是一个不着人间尘埃的美德化身，然而她却屡遭奸污，备受魔难，在她不断被强奸、施暴、淫戏、虐待的经历中，她也就耳闻目睹了人间的种种淫行与放荡。于是，小说的相当一部份就是对性情淫为情节的叙述，而由于这些情节太多、甚至几乎全部都是变态的，虐待狂式的，这也就更增加了小说“不道德”的色彩，其中一些虐待狂式的施暴淫行，无疑是骇人听闻的，难怪萨谿本人也说是“足以腐蚀魔鬼”。

然而，如果对小说作具体分析，则不难得出若干不同的印象与评语，而在具体分析中，自叙者的作用是一个关键。

自叙者极为重要。自叙者是作品中叙述的出面人与喉舌，他不容叙述上帝即本人露面，这个叙述上帝所要叙述的，都是通过他（或她），也只能通过他（或她）。如果作者还在意并重视叙述的真实性的话，那么，他所叙述的内容，所采取的叙述角度、所叙述出来的程度与分寸以及叙述的基调、色彩、倾向、立场，都必须限定在自叙者的

代 序

身分、职业、地位、性格、品行所允许的框架之内。这是自叙体作品的叙述铁律，不容背离。萨谟在小说叙述中服从了这个铁律。他十分尊重莱斯蒂娜这个自叙者的自然权利，让他的这个生性贞淑、心灵纯真的少女在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遇、所见所闻时，完全按其本性行事。他几乎念念不忘这个淑女根深蒂固的贞操观、她对宗教信仰的绝对忠诚、她那近于禁欲主义的对性行为的冷漠、厌烦与憎恶。于是，在萨谟这本由莱斯蒂娜的逸篇自叙所相成的小说里，对种种性关系、性行为以及人在性行为中的感受与表情的形容与描写，都带有非常明确、非常鲜明的道德谴责的倾向，用词几乎无一不是否定式的，如“邪恶”、“野蛮”、“暴行”、“凶残”、“淫秽”、“残酷的癖好”、“无耻的快感”、“下流的动作”、“堕落得如此之深”，等等，等等。而且，作者萨谟还经常不忘记这样一个贤淑女子所必然有的“薄脸皮”与羞涩甚至古板，让她在叙及性行为与性场面时耻于启口，她总是及时打住，充当删节者的角色：“请允许我向您隐去这个令人恶心场面的淫秽细节”。这样，作者萨谟容许这个人物叙述出来的性情节，注注就只有“不道德”之处，他的莱斯蒂娜这个人物自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证他小说的道德基调

道德色彩与道德倾向，使这部小说至少在文本这个层次不存在一个“不道德”的问题。而且，这个莱斯蒂娜是一个人格完全一元化的淑女，她在性问题上，没有“人格分裂”，因而，她的叙述也就是完全单元化、道德化的。

评析了文本层次的“不道德”问题后，再来看文本层次下叙事内容的事实是否存在“不道德”的问题。在这个

问题上，莱斯蒂娜不能起到作用了，或者说，基本上不起作用了，起作用的是叙述上帝萨德本人。他决定叙述出那些事实，我们就会看到那些事实；他决定展示多少人间的淫行，我们就会看到多少人间的淫行。问题就出在这里。糟糕的是萨德不仅决定展示人间的一般性行为，而且决定展示出一些扭曲的、病态的、反常的、骇人听闻、令人发指的虐待狂性行为，相比之下，被一般人视为不正常性关系的同性恋，只不过是女巫见大巫而已。萨德似乎要把自己的小说变成反常行为的展览所，在这里，他违反了故事性节须合性合理的要求而尽可能地罗列变态性行为的种种违反人性、违反人道的形式，从荆条、苦鞭、戒尺、棍棒一直到狗咬，似乎务求求全，唯恐有所纰漏。而且，他还让那些变态者现身说法，解释自己的变态（如布雷萨克伯爵）对莱斯蒂娜大谈同性恋的一席话），宣称“我们唯一的快乐就是违背人道”。虽然所有这一切都有目击者兼叙述者莱斯蒂娜从旁以严厉言调加以抨击，用“令人作呕”、“肝肠欲断的悲痛”、“泪流如注”、“羞耻得无地自容”、“全身被泪水湿透”、“绝望与愧疚”这样一些形容词来表现当事者的痛苦，而使上述种种淫辞的展示成为犯罪、灾难的大图景，而从其客观效果来说，这种苦难与罪恶的图景也并不会像有德之士所担心的那样会引起读者的联想，构成挑逗，倒是可能引起厌恶、恶心的效果，凡此一切，尽管如此，但萨德毕竟展示出了一般人所未见、一般人所未见的种种病态的行为，何尝对某些身上有病症的人就不会有伊甸园里蛇向亚当与夏娃指示禁果的那种作用？何尝不会有诲淫诲虐的效果？这种可能性的因素也是应该看到的，这也许就

代序

是萨德本人所说的“足以腐蚀魔鬼”。

不过，又应该看到，这些反常的病态终归是人性中的客观存在，而不是萨德的臆造发明。对于思想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来说，指出这些病态，描述其病症以及在精神上的病理，就如同医学家研究与说明梅毒与癌症一样，既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萨德实际上是在扮演哲学家、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家的角色，他的书无异于人性病理学的病理报告。这样一份骇世惊俗的病理报告，自十八世纪问世以来，一直是令人侧目而视，令人震惊的，令人唯恐避之不及的，但是，随着对人性病态研究的加深与普及化，愈来愈多的人士发现了、认识了、赞同了萨德病理报告的真实性与准确性以及其医疗价值，二十世纪人文科学的发展、精神分析学的发展、性心理学的发展，也越来越证明了萨德病理报告的超前性，萨德那种直揭人性恶瘤的现实态度、敢于触及人性脓疮的科学精神、不畏人言、甘冒天下之大不讳的勇气，也就越来越清楚了。萨德以自己的书，证明他是一个关心人类的思想家、心理学家、病理学家，那么，他自己是否自觉地、有意识地要充当一个有助于人类自我认识的思想家、心理学家、哲学家呢？

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仍然是萨德的书，萨德小说的文本。

读萨德的书，所获得最突出的印象就是其中有大量的思想观点、哲理见解，有时甚至这个印象还超过了其它描写的印象。以《莱斯蒂娜》一书而言，在开篇以后的很长的篇幅以内，我们所读到的主要是结合着社会黑暗、暴行丛生的现实而发的议论抨击，而不是情节、场面。通读之

下，则可以发现小说中几乎到处都是哲理议论，萨迪让几乎所有的出场人物都是“议论者”、“思想家”、“哲学家”，把各种哲理见解塞在他们的嘴里。如果说，萨迪要叙述情节时总是念念不忘自叙者的身份品格条件的限定性，而力求把叙述的内容、分寸、程度、倾向、色彩维持在自叙者的性范围之内的话，那么，萨迪要宣讲观点哲理时，他却较少照顾人物的身分、教养与文化水平的限定性，而往往把自己的哲理让某些身分并不适合的人来表述。以此，似乎可以说，萨迪在小说里宣讲哲理见解的兴趣要大于的兴趣，可以说，思索与发表哲理见解，才是他写小说的第一迫切需要。这正是他有意识地力求成为思想家的标志，也是他事实上成为了思想家而不是作家的标志。

读萨迪之作，在有感萨迪对阐发哲理的重视之同时，还可有感萨迪哲理的事实性、思辩性与深刻性。就其丰实性而言，宗教、道德、政治、法律、社会关系、人文、心理以及性，等等，无所不涉，而且非浅涉而已，其议论与阐述还相当开阔，因而，有些段落篇章几近于充分发挥、丰实酣畅的理论文学。就其思辩性而言，萨迪经常把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古哲人常用的哲理对话、辩论、诘难引进了他的小说，让他不同的人持不同的观点、见解，作不同的立论，一正一反，一矛一盾，互相辩驳，使事物对象的各个方面在对话中得到了全面的观点与探讨，整个问题也就在思想观点的对立、撞击、交锋中得到了辩证的表述，深化的阐释。这正显示出了萨迪作为哲人的精微的思辩性，它明显带给了萨迪的小说在人类社会若干重大问题上反思思考的性质。至于萨迪哲理的深刻性，只要是读了萨迪作

品的人，都是很容易感受到的，它正是萨谟作为一个哲人对社会与人类事物透彻的认识，他不回避、不绕弯、不掩饰、敢于直言其事的勇敢精神与他强有力的思辩能力所带来的，仅举他对宗教的哲理为例，且看这样精辟的议论：

“宗教不过是人与上帝的一种关系，是人以为应该对人之创造者的一种崇拜；一旦这个创造者的存在被证明是虚假的，宗教也就消亡了。早期的人类被使得他们震惊的现象吓破了胆，不得不承认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他们所不了解的存在在指挥这些现象的进程及期影响。软弱的实质在于想像或者害怕某种力量。人类的思想在幼稚阶段还不能在自然的内部寻找并找到运动的规律（这个运动是使得他们感到惊讶的全部抗制的唯一动力），为这个自然设想出一个动力比把自然看作一个动力更为简单，它没有料到创立并确定这个巨大的主宰万物的神灵，使世人对他顶礼膜拜。在这个时候，各民族均根据自己的习俗、知识与气候，造就了类似的神灵。很快，地球上有多少个民族，也就有了多少种宗教，有多少个家庭，就有多少愚昧无知的第一个结果”。

这无疑是一种严肃的、理智的、科学的、唯物论的论述，即使在宗教研究史上，也算得上是一种有份量的见解，这样的真知灼见却正是出现在被认为是“淫秽小说”的作品里，而且，这一类真知灼见、精辟议论偏偏到处都是！

萨谟出身于一个古老的贵族世家，其是一个高级外交官，曾任法国驻俄大使，后又在政界历任要职。萨谟自小从其叔，一个学识渊博的修道院长，受优质的文化教养，后又被送进著名的路易大帝中学念书，这打下了他日后成

为一个哲人的基楚。他十五岁即进入军界，曾在国王卫队中服役，后又参加过“七月战争”。从二十岁左右起，他身上出现了对放荡生活的癖好，此后，由于荒唐不经、放浪形骸而多次被监禁，还蹲过可怕的巴士底狱，直到法国大革命后的一七九〇年才获自由。

萨德由一个生活上的放荡者、道德上的越轨者成为了一个思想上的叛逆者。这个过程是由来已久还是由于反覆的内禁以及重罪监狱的生活？不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反正我们在萨德作品里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十足的叛逆者，一个完全叛逆性的哲人，而且，其偏激的程度是骇世惊俗的。他的叛逆性意味著他向法兰西、向掌握着统治权力的阶级历来视为正统法规的意识形态体系提出了挑战：

如贫富不均秩序下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勿偷盗”的原则，在他这里遭到了轻视；“偷盗是有益的，因为他建立了一种平衡，贫富不均则完全打破了这种平衡”，“合法的富人冷酷无情，窃人就会有不轨的行为”。

如，备受尊奉的道德在他这里受到了诘难“道德只不过是一种行为方式，这种方式随着环境而变化，因此，它不具有任何实实在在的东西，仅此一点，就让人看出了它毫无意义”；“地球上没有两个民族具有完全相同的道德标准，所以道德没有任何实在的东西，没有任何好的东西，没有任何值得我们崇拜的东西”。

又如，凛然不可侵犯的法律，其消极后果被他毫不留情地指出：“只要人们依法处死窃贼与凶犯，偷盗就会永远附着凶杀”。

至于在封建时代作为君权神授的理论基础与一切社会

代 序

行为的规范的宗教，更是遭到他特别激烈的攻击：“一切宗教都是出自一个虚假的原则，造物主从来就不存在”；“宗教值得去尊重吗？有哪种宗教不带有欺骗与荒谬的标记？我在所有的宗教中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使理智发抖的奥义，是违反自然的教条，是只能使人嘲笑和厌恶的仪式”；“最应该蔑视的人、最笨拙的无赖，最呆傻的骗子，这就是上帝，这就是与其余一样的圣子”。在他笔下，一部基督教与盛不过这样的：“这个卑鄙无耻的宗教终于登上了宝座，这是一个虚弱的、残忍的、无知的、狂想的皇帝，他被皇家的布条包裹着，却污染了地球的两端”。

仅以所例举的这些言论而言，萨谿就可称得上是击中了封建时代的法权与精神原则之要害的哲人了，他放在自己人物嘴里的言论，即使把某些人物反面的身份所带来的悖论成份排除掉，也要算是愤世嫉俗的了。他的哲理言论显然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抗议精神，这种精神是当时十八世纪大革命爆发前社会下层对危机四伏、黑暗腐败的封建法兰西、对已经衰颓了的封建政体的绝望情绪的反映，它不失一定程度的革命性，而其反抗性与挑战性之中又带有否定一切的偏激倾向，有时使萨谿难免陷于悖论歪理，再加上他对人性恶有一种几近乎令人绝望的确定与认可，因此，他的哲理言论有时也就骇世惊俗得令人侧目而视了，如他从道谿无用论、法律恶罚消极论而到主张对乱伦免罚就是一例。

至此，笔者在这篇前言里，只致力说明一个问题：萨谿是一个“淫秽下流的作家”还是一个思考社会现实、人类本性若干重大问题的哲人？他的小说是该焚禁的“污秽

垃圾”还是人性研究的思想资料？对于萨德来说，这是一个基本问题，是他进入后世的“正式扩照”，是他通往不朽的“绝对硬币”。至于萨德对人性、对性的哲理见解的具体内容及有无萨德评价的其他问题，笔者想信将另有场合再作析说。

一九九三年九月

柳鸣九

外国性情文学译丛

性情文学是以情爱描写为重点，

或重点之一的文学，

性情文学是文学不能分割的一个部份，

过去，由於禁忌，

既不可能阅读，更谈不上研究，

那么，打破禁忌，

也正有开放的象征意义吧。

这是一套有系统的世界性的文学丛书，

是在收集大量作品的基础上，

按其在文学史及文学方面的成就精选出来的。

这些作品都是该国文学名著，

是文学的经典。

外国性 情文学

名著系列

情祸

性情文学的道德告诫

淑女泪

人类“性苦难”大展

神女

历史帷幕与诗意轻纱中的性

O娘的故事

心灵忠诚、肉体放荡

罪恶之域

一面快乐飞扬的旗帜

· 新新制作中心 ·

目 录

淫秽下流作家？严肃的哲人？

——关于萨德作品的思想性(代序)

第一部

第一章 两个孤女 (1)

一夜之间失去一切的姐妹俩，一个做了妓女，靠着漂亮的脸蛋和不轨的行为挣得了大笔财产，另一个都不肯向命运低头。

第二章 保住了贞操 (15)

“噢，先生，”我一边说，一边哭着跪在这个野蛮的男人面前，“您行行好吧，而不要求我做那种事……”

第三章 逼上贼船 (22)

男人的情欲在达到一定力量之后就难以制服了。与我有关的那四个男人已经到了话都听不进去的状态。他们围